

後漢書

冊十



後漢書卷四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苑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脫其籍籍而逃亡

資用

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

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韓鴻爲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

石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

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

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

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

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

一時言不可再遇也

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

止外亭念所以誦衆未知所出

誦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

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

續漢書曰時道

路多饑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少一之字問以所聞

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

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

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

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

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旣

拔邯鄲

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鼓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

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

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

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獸之猛悍者皆名

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

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

也調發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名因為國也

號漢為幽州屬右北平故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

即擣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

望風弭從弭猶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

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

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

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

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

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

後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
 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
 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
 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
 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
 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
 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
 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
 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
 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
 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
 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
 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

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

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

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

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

在城中將躬詰傳舍出白漢漢至躬躬字子張南陽

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

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

於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漢常將突

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

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

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

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

後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

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自上黨長子縣西合降者十餘萬

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

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

北斥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

復率

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

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

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

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

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

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

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

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

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
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

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

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

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

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

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爲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

著黃帽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

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按文多一

大字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

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

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

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

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漢記及

總覽書長直並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時

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

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音草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

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

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

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

弇漢中將軍王常等

○劉攽曰中當作忠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

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

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

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

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

朐縣名解

見光武紀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

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

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

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

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

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

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

櫂也音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

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

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捷爲郡南安縣有漁

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

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捷爲界諸

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

橋橋名也解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

後漢書卷四十八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

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

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

尚字並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

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

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

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

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

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

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

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
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
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
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
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
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
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
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
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尙公從廣
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
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
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
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

已見述傳日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

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

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

○劉攽曰按文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

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

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

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

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閏其地下溼多

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起兵各數千人以應

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

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

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

桴泂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

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

疆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

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

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

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

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

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

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

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

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

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

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

諡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諡以武

發北軍五校輕

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

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轎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

重以南軍者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

爲三國成子曰爲濯陽侯

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爲名其地今

豫州吳房縣也音劬

以奉漢嗣曰弟盱

盱音火爲筑陽侯成弟

國爲新蔡侯

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

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

曰卒無子國除建初

八年徙封盱爲平春侯

平春縣名屬江夏郡

以奉漢後盱卒子

勝嗣初漢兄尉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

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

帝以漢功大復封

弟翁爲襄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

與莫具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
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疆人意是倚之也諒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疆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

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方比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

勃質朴忠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

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

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

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身長八尺鬢

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

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

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
一延並爲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爲

幽州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龍延至廣阿拜

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

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汴州縣也○

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

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

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

宋州陽山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

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也延追

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

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而彭城扶陽杼

秋蕭皆降

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音食攷反又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

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救永共攻延延與

建等三萬餘人

倭彊姓名也周大救永共攻延延與夫原伯倭之後也

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

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

嗇夫祝宰樂人

楚卽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

泗水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

陽復反城迎劉永

反音翻

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

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

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

蘄屬沛郡

有大澤鄉

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

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

沛縣東南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

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

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

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

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注賁

音奔按文

多一賁字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

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記作擊

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

遂逐退因拔圍入城

劉攽曰按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

明日憲

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

間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

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

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

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

東觀

紀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

會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傲

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及龐

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四水波

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東觀記續漢書皆云前攻延

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

與彼不同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忠將軍王

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

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

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

清水諸屯聚皆定

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

十一年與中郎

將來歎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

故

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

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

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

爲蘆亭侯

東觀記作蘆亭

恢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

也

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

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從

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

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

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

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

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

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

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

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

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

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

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

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也東觀

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頓丘降

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

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

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四

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

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

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

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羸下續漢書曰羸縣名屬太山

郡羸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

印綬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

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

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各入界盜賊皆解散

後漢書卷四十八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

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

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

詔俊得專征青徐

華嶠書曰期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

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

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

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

祝阿縣名屬平原郡

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

蘄春

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浮卒子專諸嗣

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

郟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

少爲縣亭長

游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

後率賓客

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
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

軍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卽位以爲侍中騎都

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突騎與征

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韋字作韓

於沮陽

鄼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

之

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

帝使太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

也明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

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爲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

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

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

後漢書卷四十八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

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醢音所宜反說文曰

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

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

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

沅水

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

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

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

所反

反音翻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

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

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

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

劉歆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大破之斬

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

降盡獲其兵馬珍寶

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繅六千匹

自是乘

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北史記

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

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

降進拔絲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

繁縣

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

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

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

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

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

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

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

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

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

難量還營願從宅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

近之進軍咸門

成都北面東頭門

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

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

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

朗陵侯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

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

維或作維

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

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

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

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

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

挺解也

令得逃亡逃亡則一

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

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

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樸故

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

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

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

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

內國憂其抵突抵觸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

地之物皆盡說苑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

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

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

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

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

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

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

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地所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

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

後漢書卷四十八列傳古一中華書局聚

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

務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

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

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

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

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

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疆人資附

漢之思雖懷璽紆紘跨陵州縣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紘諸侯

赤地人也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

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尙未足

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

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

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不指斯誠雄心尙武

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臧宮馬武之

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

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

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曰其土其土擊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

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

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

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

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

馬劍禮是卑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

辭幣禮也

後漢書卷四十八列傳

圭一中華書局聚

忍傷鯨士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

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鷲彊寔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

執志疆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

電埽羣孽風

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卷四十八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臣承蒼按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洛州洛水縣○臣松齡按唐書地理志無洛水縣唐初洛州有清漳池水二縣此注洛水當作池水臧宮傳憂其抵突注解也○解字似當作觸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符與書卷四十八

讀高朝及其子成其神也○神字疑當世非也
 伏以朝朝朝朝方口積此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水經○且洛水通好氣育學聖志非古本德也
 女與平承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自後
 與與朝朝不自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後漢書卷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傳

第國

國子秉

秉第夔

國弟子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

石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

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

丘先生

長安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

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

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後為朔調連率上谷郡

日朔調守

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弇少學

常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官漢

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後漢書卷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傳

恭 第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

石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

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

丘先生

長安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

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後為朔調連率

王莽改

曰朔調守

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

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官漢

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歆曰常是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郡試騎士講

後漢書

卷四十九

中華書局聚

武爲都試後入不曉妄改爲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

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

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

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

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

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

十日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麟轅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

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

門下吏

○劉歆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弇因說

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弁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

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

弁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

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弁曰今兵從南

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寵南陽上谷宛人也

太守卽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柰何北行入囊

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

光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

也會薊中亂

續漢志曰弁歸主入食未已薊中擾亂

奔旣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

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弁

走昌平就況

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

因說況使寇恂

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弁與景丹寇

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

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

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
 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
 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
 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
 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
 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
 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犇據
 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
 爲復胡將軍使擊犇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
 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
 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
 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
 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

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弁入

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

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槩

三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

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

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

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

辦猶成也其敗音蒲菟反

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

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弁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劉歆曰河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今吏士死亡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

計○劉歆曰按光武大說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弁言

後漢書卷四十九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曰大王哀厚命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珍做宋版印

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至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

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

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

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

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

乃振壘壁謂築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

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

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

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再戰斬首萬三千

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

平郡無終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潞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

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

所鈔擊略盡光武卽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

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聞弁求徵亦不自

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况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

扶風故城在今隴州乃命弁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

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

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

南縣東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

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北以拒彭寵寵遣

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

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舒襲

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

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袁

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惟况功大不賜甲

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

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

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

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

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澤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

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

也故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山在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奔度

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

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

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

縣東南也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

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

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

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奔期告邑邑至日

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

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

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阪乘高

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

城中兇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

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

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

淄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

弇進軍晝中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反故城在居二

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

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

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

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
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
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
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
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
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
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
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
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
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弁況之
長子故

呼爲
大耿

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

槍渠帥重異等兵

重姓
異名

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

攻弁

袁山松書曰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
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

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

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

奔先出

溜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

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宮壞臺望之

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日復

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

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

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

伏以待之

追至鉅昧水上

鉅昧水名一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八九十里僵

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

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

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

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

今將軍

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

擊已降

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

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

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

前書曰齊既破

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

曰橫卽至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

大司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湛卽隆之父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

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弁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

以爲落落難合

疏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

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負斧鑕

於軍門

鑕音竹林反

死 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

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瑣耶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

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

五校餘黨

祝阿餘黨也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

隗囂屯兵於漆

漆縣名屬扶風故城在今漆水在西

八年從

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

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

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

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

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弁戶邑上

大將軍印

綬罷上音時

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

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
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尙安帝妹濮陽長
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隄麋侯霸卒子文金嗣
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
嗣尙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
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子

襲嗣尙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
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
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

飛曰按百官志羽林左右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

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
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

爲林慮侯

此林慮即上隆慮也至避殤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閣

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

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

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曰劉放

後皆作紹箕牟平侯爲侍中以恒爲陽亭侯承爲羽

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

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

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

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王秦者今大王入關秋

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
謀兵於廟 弁決策河北言劉放曰按他傳贊語無單
而勝敵 弁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

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將時之

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

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

劉歆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

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

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

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

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

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

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鞬

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

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

後漢書卷四十九列傳

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

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歎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雙謁稱

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

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萬世有安寧之策

也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

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

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

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

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致當作置左右校尉

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

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

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

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
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
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
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
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
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
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
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
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
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
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
震怖縱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

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

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

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

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

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

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蹠也

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

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

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

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

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

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

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

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

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
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
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
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
黎面流血黎卽滌字古通用
滌割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
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
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
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晁
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
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

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服曰按官無車
騎都尉明衍車字三年

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

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
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
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

粟邑侯

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于弟左鹿

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
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
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
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
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
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
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
故城單于遣夔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
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

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難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答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夔與幽州刺史龐

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

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

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

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

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縣城是也

謁者關寵爲戊

己校尉

劉敞曰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開龍

書以理觀之恭是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

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

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中遣

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

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

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

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

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

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

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

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

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

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

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也恭

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大宛師

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爲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

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

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

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

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

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

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草恭與士推

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

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
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
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
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
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
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
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
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謂二部

龍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

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
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
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
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

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

車師攻交河城

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

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

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東觀

記曰車師太子比持警降

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

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

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

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

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

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

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

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

玉門關名屬敦煌

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關也

唯餘十三

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

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

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

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

卒全忠勇不為大漢取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

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

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脩為雒陽市丞

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城縣餘九

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

中郎將據東觀記馬嚴齋牛酒釋服奪情不令進服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

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

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

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

姐

姐音紫又反

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

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

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

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

重由是大忤於防

忿恭薦竇固奪其權

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

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

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

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

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國陵

○劉敞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

尉誤是時置此兩官也

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

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羣並爲郎羣字季遇順帝初

爲烏桓校尉

通或作過

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羣率

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

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
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
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
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

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

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

亦我所欲二者不可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

俱捨生而取義也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一曰曹沫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相如申威於河表相

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

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於是祁奚

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而蘇君恩不

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史記曰晉

文公返國賞從上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

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

趙殿醜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

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夔

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卷四十九

對策書卷四十五

聖天子受天而有天下

以修其身而天下歸之

豈獨天下歸之而已乎

曰哉哉豈獨天下歸之

而已乎哉豈獨天下歸之

而已乎哉豈獨天下歸之

而已乎哉豈獨天下歸之

而已乎哉豈獨天下歸之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耿弇傳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諸本同
臣承蒼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

令詣于光武○于字似衍文

諸將擅命於畿內○諸本同臣會汾按下云貴戚縱
橫於都內二句相對爲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
征伐四方不得云內也觀注自明臣承蒼按貴戚
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爲夫人萌專權威
福自己注但以王匡張卬嘗之猶未得實

從追至容城注在今易州道縣也○諸本同道縣地
理志作道縣

使監羽林左車騎注百官志○志字監本訛作序今
改正

秉第夔轉車騎都尉劉敞刊訛衍車字○臣承蒼按
是時竇憲爲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爲車騎都尉
其後憲爲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爲大將軍左校衛
車字非衍也

盡獲其匈奴珍寶財蓄○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注馬城屬代郡故城在今
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
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臣會汾按因
馬迹築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
注蓋誤記漢書注耳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銚王祭列傳第十

銚期傳

銚期字次況潁川郊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北四

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

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

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趨周禮隸僕掌

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衆皆披靡披普及至城門門

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

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

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橐肥壘樂陽縣名屬常

山郡今恒州橐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壘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壘

音力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期先

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劉

被創中額則是幘字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

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

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

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萬人思漢之

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唯天

稱警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

也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

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龔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

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

卽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

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

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

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

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

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

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

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

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

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

賊之樂卸任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

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

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

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

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

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

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

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

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

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

成侯印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

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

故銅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

東觀記曰祖父爲郡決曹掾主罪法事

父爲郡決曹掾

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

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

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克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劉歆曰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

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說文曰厭厭手相笑也厭音弋支反厭音踰或音由

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霸慚據而還

據亦慚也音遽

光武卽南馳至下

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

還白河水流澌

澌音斯

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

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

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

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

堅護度也

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

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

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

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

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旣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

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

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

親以養之

○劉歆曰按文脫衣可言以
歆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光武卽位以

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

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富波縣名屬汝

南郡在今豫州

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

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

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

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

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

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

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

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

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

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

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微

也一切猶權時也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

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

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
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也明年霸復與吳漢

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

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

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

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

由於崞繁時不剋崞與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

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按今密州莒縣南又有

向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

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

州飛狐縣北通懷州懷戎縣卽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

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

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

水漕

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

以

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

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

淮陵縣屬

臨淮郡

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軼侯

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犬

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

爲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

祭音側界反

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

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

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及光武破

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

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

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

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

賞猶赦也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

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

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

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

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弘

農厭新栢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栢華聚也弩中遵口洞出流血

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

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今伊闕縣也屯結

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

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

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

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

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

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

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

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

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

豐降

說文曰玄臂上也玄音古弘反

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

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

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

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

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

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

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

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

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

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師次長安時

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脫謂

故以爲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

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

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

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

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

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

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

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

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

門武樂執于或以舞也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

良猶深也夜或作久

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

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研詔書曰將

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

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

賜吏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

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緣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

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

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

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

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

軍儀令公卿讀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

視以為故事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

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

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

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

丹書鐵券傳於無窮

前書高祖與功臣剖

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

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廢數百者謂以百數之

廢

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劉歆曰按襄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

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

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

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

化卓如日月

也卓高也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前書賈

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

死以蒸其上下盡

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

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

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

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

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

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

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

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

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

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

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

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諡法以禮成之法諡

周書之篇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

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

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

士四百人被玄甲兜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

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

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

見上感勵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無子國除兄午官至

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

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

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

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

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

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

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

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略吏

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

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

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

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

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

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

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

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

匈奴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

山烏桓

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

偏何

鮮卑名也

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

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袂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

○劉服曰按彤乃率文功當作切

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

帥持首詣彤塞外震驚

涉音反

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

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

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

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

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

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

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

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高書太僕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

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

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

由也惡言不至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

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

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

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

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

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

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

若汝也皆爲文

簿而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

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

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

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

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

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

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

能過也

條侯周亞夫也爲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爲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

門讓首先至賈後至於是遂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

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音久永反又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人徼

謂徼外人偏向等也符驗也為徼何請還自効以至

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

後仁豈不然哉孔子三十年為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

一嘗之故以致感憤嘗過也左傳曰不以一惜哉畏

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

遼左邊廷懷和

後漢書卷五十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王霸傳乃令霸護度注堅護度也○堅當作監謂使
霸監護軍士渡滹沱河也

封王鄉侯○地理郡國志無王鄉地名王字疑誤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發真書卷五十六

姜正統於○承德書局○古書工學書局○王守謙

書局

正統於○承德書局○古書工學書局○王守謙

發真書卷五十六

後漢書卷五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

鄉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

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嗇夫一

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

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

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

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

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

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

忠令萬脩

信都令也

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

續漢志曰五官掾掌

署諸曹事

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

東觀漢記

柳縣廷掾

扶

詣府白光

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

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

拒邯鄲卽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

獨守無援故恐

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忠

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

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

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

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

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

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

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

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

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

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

使騎各持炬

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

卽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

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

城劉詡起兵盧城頭

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

故號其兵爲城

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

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

萊今

州○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衍

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

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

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

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

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

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

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

荏平

荏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荏音士疑反

遂渡河入魏郡清

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

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

阿陵侯

阿陵縣名屬涿郡

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

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

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

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

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騎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

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前書

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

謁者兼之至隗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

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

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卽位大

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

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

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

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

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

也陽郡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

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爲高密

都尉臣賢按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

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爲都守

者誤○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竇王

國不嘗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

以好禮脩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

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

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

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

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

薄使忠解薄長襦忠更作新袍綺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

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

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

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

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馬色黑而青曰驪

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

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

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

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

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
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
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
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
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
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
歸郡忠迺還復爲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

故

食邑三千戶

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

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

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

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

習禮容春秋鄉飲

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

後

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

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

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選用明經郡中向慕

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略音直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永平二年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坐純母禮殺威第純嗣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

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

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

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而病卒于

軍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

縣也注音胡涓反

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

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

爲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

延熹二年桓帝紹封脩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

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也

世祖徇

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世

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

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

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

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

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

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

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
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
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
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
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
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
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靈壽縣

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

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

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

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史闕名也

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
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

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

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按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

昭

幾者事之先見者也

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

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

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

可以興邦

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

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

歆

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件歆字細君也

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

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

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

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

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

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漆國卽郭氏所居之里名也○劉攽曰按文無故忽有園字蓋

本是里字

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

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

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

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

滎縣西北

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

浮陽縣名屬渤海郡

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

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

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南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

卒子述嗣永平

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

莽改

定陶國曰濟平也

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

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卽

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

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

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
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

迺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

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也按猶卒也按音

步末反期音恭

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

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

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

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

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

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

姓迺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

渡河至邯鄲純卽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

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

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

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

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訴宿植俱詣上所在

廬奴言王郎所反之狀

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訥宿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

續漢書曰皆衣也

老病者皆

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

從軍育縣名

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

鄴元注水經曰即水北有

耿鄉光武封耿純爲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棗城縣西南也

訥宿植皆偏

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

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訥宿歸燒

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

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

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

徒以恩德懷之是故

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

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

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

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暉純先覺知將兵逆
與暉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
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
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
中

失下如雨也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

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傳著也

繞出賊

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

白世祖世祖明日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

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

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

迺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
在今恒州靈壽縣南

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

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

詣懷宮

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

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

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

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

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

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

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建武二年春遣

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

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竝使勞慰王

侯密勅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

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

真定宗室之出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

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

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

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

東觀記續漢細書細竝作紺

各擁兵

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

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竝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脩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

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

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

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

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若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

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

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

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

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

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子阜

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

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

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卓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

坐同族耿欵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

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卓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

委音於危反委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勸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

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純植義發奉兵佐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

威

後漢書卷五十一

後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臣承蒼按是時王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邯鄲城三字必傳寫之訛通鑑考異作邯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

後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卷五十一 卷尾

面言

六風體味強弱二種出蓋是上文論二種之
錄注計知生衣益事變不使此種錄其益計二
與三年及餘事及第勇識法異非此種錄其不文
據重錄其錄其體計其安計其異其異其異其異
而中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
不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其異

通覽書卷五十一 卷尾

後漢書卷五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註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劉敞曰案注引東觀

記安帝諱則此人嘗名祐前後皆誤矣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

陽郡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

以祐為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為大

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

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

解在光武紀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祐乃

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

後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之候視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

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

音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涇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

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

野隨皆平之

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

延岑自敗於穰遂

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

東陽聚名在南陽

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

印綬九十七

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

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

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

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

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

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

降祐轆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

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

會擊延岑餘黨陰鄼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

直尙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

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州唐今恆十三

年增邑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

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

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

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

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

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

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

後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二十一中華書局聚

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二十四年
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

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
和帝陰后吳房侯陰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爲鬲侯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

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丹以言語爲固德侯

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朔調上谷也更始立

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

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奔及寇恂等將

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

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

軍遙相戲弄也
聊應然之猶今兩何意二郡良爲吾來
東觀記曰上

有大兵自來登城勸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

丹入入入勞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

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嶽兒音五郎

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嶽賊迎擊上丹等縱

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

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

從征河北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

也○劉歆曰被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

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

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舊制驃騎將軍

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乃以吳

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

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

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

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

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

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

蕪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

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帝以其舊將

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

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

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

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

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爲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及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

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尙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

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

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

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

陽拔之

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

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

鬻桑

前書音義曰鬻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鬻桑

而捕虜將軍馬

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

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

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

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

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

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義開渠爲人興利旅

力旣愆迄無成功

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

百姓怨讟談

者謹譁

也譏謗

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

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

阜成屬渤海今

冀州縣

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

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

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卽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

樂鄉

屬信都國

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

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

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

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

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

茂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

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

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

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

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

廣武縣名屬太原郡

九年與鴈

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時

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

芳

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

樓煩

代州屬鴈門郡故城在今

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

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

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委

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

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

由所路由以爲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

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

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

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

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

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

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

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

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斷猶割也使軍吏

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

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劉歆曰案王平顏

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

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

成卽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

祖卽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

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

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

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
備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

故祀以爲祖神祖祖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

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

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

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爲天水

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

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

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

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

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

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

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

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

翊

太原至井陘

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縣也

中山至鄴

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

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

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

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

武谿水在今辰州盧

西谿縣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洲縣

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

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女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

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

益陽亭侯

劉隆傳

後

漢書

卷五十一

列傳

七中華書局聚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

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

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

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

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

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

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

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

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

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

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

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

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

也抵敷

帝怒時顯宗爲東海

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

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

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

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

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

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

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

交阯郡瀼冷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

所敗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瀼音稜冷音零

獲其帥徵貳

徵側之妹斬首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

長平縣屬汝南

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

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

十斛

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樽也

以列

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

慎縣名屬汝南郡也

中元二年卒

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傳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

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

王尋等

東觀記曰傅俊從上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斂水澡盥鬚眉塵

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慮邪

以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

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

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

卽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

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

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

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伋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

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

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卽位拜

鐔揚化將軍封灑強侯

灑強縣名屬汝南郡灑音於斬反

與諸將攻

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

東門

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

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

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

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

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
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
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
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
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
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
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
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
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
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

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洛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

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

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

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

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

爲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

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

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爲

小廣陽也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

破賊躬追至平谷浚靡而還

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

音廢世祖卽命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

後

漢書

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

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

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

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

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武○劉攽曰按文言

殺數千人明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

更封郿侯郿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將兵北屯下

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

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留奉朝

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

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

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

脩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

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

矣武爲人嗜酒闢達敢言

闢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

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

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回曲也

注以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

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

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

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

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

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

者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

羌戰

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

斬首六百級

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

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

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

邯大破之

鄺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

西邯也在今鄺州化陰縣東

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

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膠亭侯

又力彫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

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風雲已具

稱爲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

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

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

王道旣衰降及霸德

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

猶能授受惟庸

勳賢皆序如管隲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

史記曰管子曰管仲朋侪齊國之政齊人皆悅

請政將安移之對曰隲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

趙衰其所讓皆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

皆武人屈起

屈起猶勃起反亦有鸞繒屠狗輕猾之徒

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

阿衡之地

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為潁陰

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執位過則君臣蕭樊且

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

蕭何為丞相為人

大恚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縮反樊噲以相國擊

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恚使陳平即軍中斬噲

平長呂氏執噲諸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

舍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

者梟其首直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自茲以

後漢書卷五十一

輔皆以公侯勳貴爲之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搢

搢插也謂插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

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

碌反抱關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

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

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

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

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何者直

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

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

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觀望不故難塞也若逾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

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

勝否猶可否則就也權謂平其輕重

故高

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

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

賈復傳曰帝方

以吏專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專恩遇甚厚也

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

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

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爲天子而郭伋亦所封皆蕭曹故人故相聚謀反也見高紀

而郭伋亦

譏南陽多顯

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爲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

專用南陽人也

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鄭興傳曰興徵爲太中大夫上

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入位謬矣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

大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

顯宗

並人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

常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臨宗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

庸勳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勳之功之臣也

有來

羣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婉變龍姿

儷景同翻

婉變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翻飛而舉大功也

後漢書卷五十二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注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日知錄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杜茂傳坐與東平王等○傳末劉攽刊誤一條當移入此句之下

馬武傳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潞州當作洛州按邯鄲縣唐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屬河北道潞州屬河東道

存矯枉之志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本孟子無此語

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羅點聞見錄曰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首次王梁

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矣臣承蒼按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合爲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又按薛季宣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誤

後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